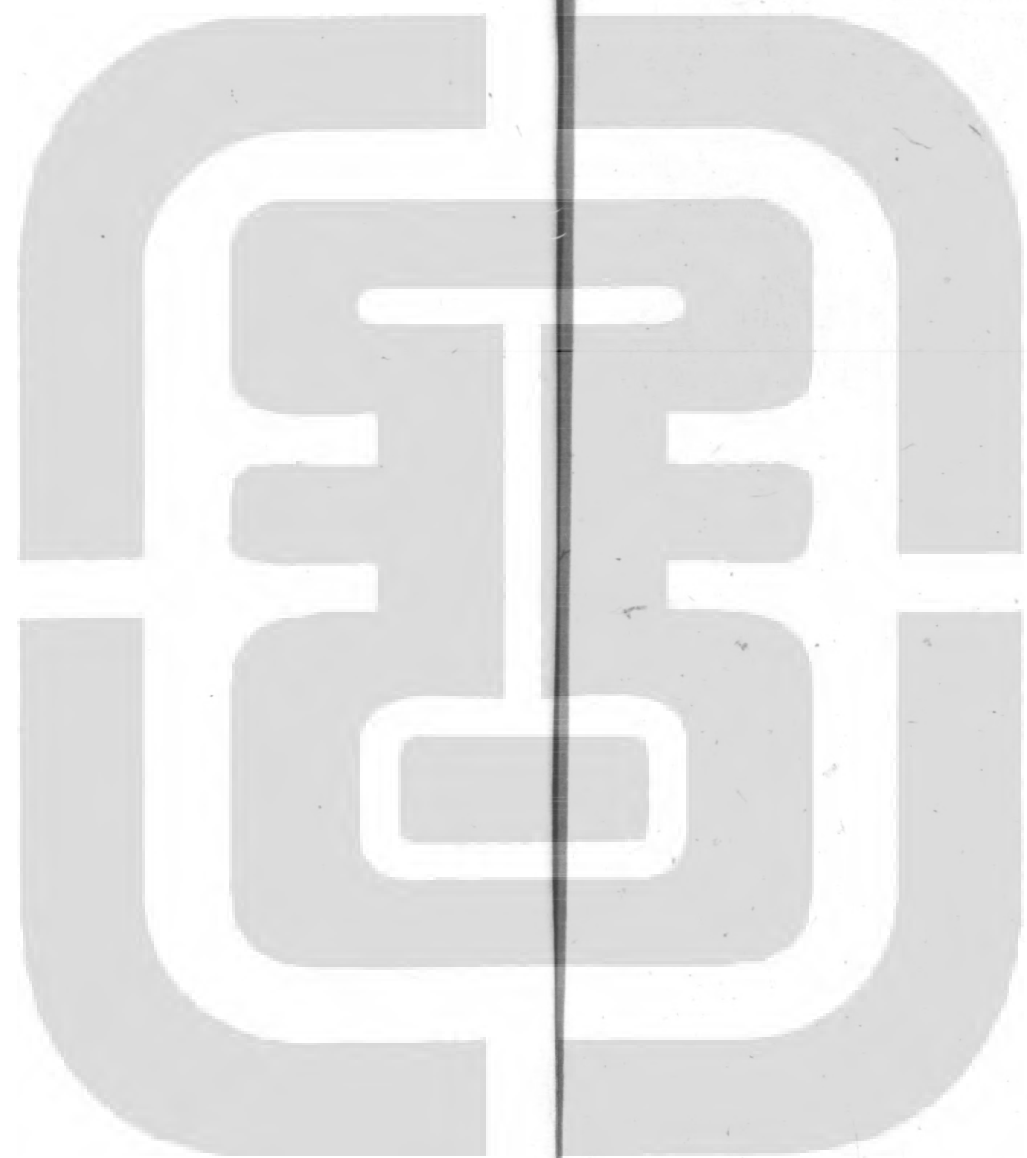


元吳淵穎文集 下

翁同龢收藏

吳淵穎集



吳淵穎先生文集

辛丑冬退谷訂

與黃明遠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論杞書

三墳辯 伯夷辯

微鼎辯

辯魏漢津之誤

儉解 形釋

王彭傳 潘生傳

韓象傳

張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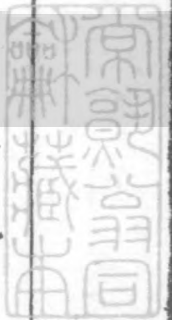
周群傳

甬東山水古蹟記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遠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
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
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
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
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
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夜下不稱晦
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
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

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修其業以攻其術
孔子為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
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
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
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文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
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筭者所能及也何休
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
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
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

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
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
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始
出而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
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
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
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
速用月之遲遲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

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
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沒夜
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
光蓋衆星託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
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
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
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
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
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

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
况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
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
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
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何
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衰之十有二年書冬
十有二月不宜有冬而有冬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
或指以為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
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

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
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
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
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
三統最踈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
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
粗故不可通於今姜宓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
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
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驗日

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宣以明
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
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曆數
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
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
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夜食經本
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
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
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

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辨之

與黃明遠第卅書論左氏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僖之二年狄人滅衛衛又徙都楚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會之師或如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

欲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
北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救
之者往城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
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
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
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
也若夫榮澤之敗增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
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
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

楚丘在衛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
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為管仲然魯
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
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曾會
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
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
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為
會于打將此六國城之也又况亡國之餘豈魯一人
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成鄭虎牢非魯之獨成也歸粟

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為之也僖之三
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
年左氏則指陽穀為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
何則楚之僭號稱王憑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
之寇也其故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
出不正反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
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
侵蔡而遂為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
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為

正亦有散而為竒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
齊及八國也示之以犄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
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
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
楚今為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
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熟諳楚事而樂告
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
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闢塗實誤軍
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

未嘗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
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叙蔡人之嫁蔡
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
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
足以令諸侯而故以伐楚召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
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莘之敗獻舞見執既而楚人
復之為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蛮夷者自蔡而始齊也
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蠻欲使楚人之不覺一
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

於鄆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
雖晉之霸亦猶是也楚之寢強非東方崛起之吳未
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柰
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
有吳師實晉使之也豈非晉之所以用吳者亦得於
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
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
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邾儀父非字也當與
邾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

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別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為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

則豈無其辭乎。辭者時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

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孫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其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一曲耳。時俗所知多

西涼龜茲樂尚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
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
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效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
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
中樂河湍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
朱鷺雉子斑筓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
近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
世兒童巷陌之和者矣尚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興樂固為二事詩以

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音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
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
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
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
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
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
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
之曰濫兮枻章濫予昌枏澤予昌州州饒州為乎秦
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恠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

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
今夕何夕兮舉中州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
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
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
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
然性愛竒卒無所去取競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
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

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
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故一定
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
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
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
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
我毋多讓焉

與傳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
或與足下辨者又謂杞爵為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
說也公羊釋經桓二年來朝之杞侯為紀十二年曲
池之盟而杞侯亦為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
是不然杞之本爵公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
之後於陳則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
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方百里爵孫公皆使
服其服行其禮奏其樂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

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而為宋公胡公湍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也公而又謂之為侯為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

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主擅為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為公爵也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予猶竊有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秋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秋之道也特以弭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

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
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子用夷則已貶稱子矣
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
則降二等將以其逼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淳于
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
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
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
信乎封疆之狐離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
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

諸侯之貶嘗重矣子產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貶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城賦夫鄭
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
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而貶稱
為侯貶稱為伯貶稱為子是戰國之衛也而謂杞若
是乎又况先王之封爵杞之世守也曷為無故貶爵
以自尊其先祖為又自降不已則將為周室不成子
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黜陟諸侯矣其東
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蓋非特一杞之

為也使時王而能敗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
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悖亂如鄭衛桀薦如吳
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紕杞柰何以夫王者之
後於周為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
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子
使杞而可紕是果何罪以至此乎吾未嘗聞時王之威
令足行也徒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魯桓篡
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賞濫矣其刑
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紕杞乎此三疑也時而春秋王

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
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未之或變也春秋之始
年大國雖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霸杞之為
杞是特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
且不足以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蠡牢若之何
而擅為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
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治制之是邊鄙
鄭也不可為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况同
為天子之藩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

強弱幣玉之厚薄也而僭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
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
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
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絀之乎此四疑也此四
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
賤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
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絀而霸主擅為之進退也
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為若
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

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為首東遷以來彼且扶
傷救死之不恤為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我周
家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
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者猶思之
况其子孫乎鄆不足道也而杞為稍大夫子蓋嘗惻
然有感於心而特子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
日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興滅國繼絕世之心也故曰
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杞之為侯
為伯驟升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

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
極又以子稱之當其卒也淮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
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子有城
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
王道之不絕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
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
室猶幸也夫豈上繼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
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熟昔漢董仲舒與胡
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

亦惟有以折衷焉

三墳辯

吳淵穎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辭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

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
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
又何析而爲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晉薛貞註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
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
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
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堯
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
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

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
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
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
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
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
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
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

爲一也外有紀姓者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
加採用以著路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輜
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庸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
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拈提合雜連通叙
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
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
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庸淺乎莆田
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
愈於識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冥諸古易經之列以

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嗚呼孔子歿
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僞
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
以其僞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
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標鹿之世亦未爲不
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
卒武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
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為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
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故為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
而往就養岐梁之間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
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
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故失期往救其死况
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弒一

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
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
未肯自通於周以為已他日利世為長侯守殷祭祀
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
監之流言共為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
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
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
既非則伯夷嘗至周 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
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
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故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
書而煩藝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
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
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
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太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政
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
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微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昂魯以其質質往齊人曰質也蓋使樂正子微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昂往魯君曰吾愛吾昂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予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為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

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
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徼吾信吾則以贖奪
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慙慙然哉設或求鼎不已
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
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
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
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
况故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
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
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
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
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
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曰鼎固
贖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
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
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
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

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
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
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為
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
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
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辨魏漢津之誤

吳淵穎

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
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
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
深厭鑪鞴鼓鑄之勞則或日取其樂之協時加銅以
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
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
漢津乃以蜀一點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
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工何則

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鴈八鼎復造金石鍾簣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

過衰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律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

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蘓祇婆善胡
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
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
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
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
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佾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
後發為立技立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
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
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奉奉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

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行耶
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
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
之行教坊色長張保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
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蘓祇婆之舊正行四
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
熬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
易遽復也然吾就僕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
達強記巧妙幹旋復窮十載晝夜之思而務諳前人

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况漢津
蜀一點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
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公襲而不
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
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剝殺嗥呶縱肆前
緩後驟不中音節也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
女雜擾導淫教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
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
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

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
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
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
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
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
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
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
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
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綉綿絲布圓綾紗絹絹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斬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

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
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
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
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
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
常居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
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
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
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

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
民人困危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
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畜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
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
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
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率使言利用
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
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
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

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七資中戶破產小民罄罄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大夫之

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刑於上杼軸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敷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居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畜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教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

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
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
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閭丘生曰臣聞
大王來游未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
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
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
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
以少得所欲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
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
紕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改修農事之本為
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
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
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邇遐東陬渺蟠木西紀
泝流沙麒麟鳳凰穆從翕絕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
勾萌甲坼納祥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庶茂訪遺逸
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
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詹望歌詠以
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汚連蹇局縮齷齪不
少遇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

秋毫辭章揆春華亦既絕江河畧青徐東倚齊魯之
郊北睨燕趙之都英豪間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搢
儕道腹蓋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羲籙然且名不
躋仕版身不離樵蘓口不攻辨智足不利走趨誠不
能與世之豐衍博碩輕便侈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
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
紜吹陰煦陽塊比無垠洪纖高痺肥瘠異倫抽機掣
鍵斡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

仁轉轉氣運雜還形質鳧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
變已尚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
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矐矐眼矐矐倒鹵莽明
足以察錐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壘卓犖精悍壯武
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
轡必將駮蜚黃馭騶騶奔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
滇僮焚騎曾不得以供駟策易牙調羹屠蒯侍酒必
將截肥哉湛清醪淋淫醕醑式歌且舞然後知瓦缶
藜味曾不得以廁鼎俎鄭侯定律稷嗣制禮必將考

圖籍列茅蕝奇瑋特達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
曾不得以施廊廟予猶以是病也盍獨不觀夫世之
務進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長珮從容而遊豫堯行
而舜步摻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周情而孔思屈原
宋玉王揚司馬文離輪囷綺績艷冶言文辭者則或
罰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輶公平正大浮淫夸詡
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鳴則雷震指顧則雲聚
立談則谷風發條盪怒則秋風流潦頽然而長尻然
而厚博然其肩背哆然其顴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

天府窮足憫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
守毆乎昭如之海濱軺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
所不能勝若是乎恢梧倜儻苞容虜蹇有異於恒人
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
已甚矣今夫子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通於世
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坳塞而無統繆悠迂註而
不得當處闖闖則心勦形瘵望山林則獸駭鳥駭
慨而長嘯蹕蹕以自鑿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
客將閔宋人之苗而樞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

矣竦肩而千枝攘臂而百變擎棹則凌冰霜膏車則
犯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虞譽後攀許史之密援王
貢彈冠而肯慶蕭未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所及
無論乎么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
適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龐也類有德
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予不敢
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蝼螳之細微
或為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奉捷或肆其噬
晏嬰短而臨菑安趙武吶而故絳理沈尹瘠而屈折
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
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手
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
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為惑是且輕詩
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莛蒹桔梗於戰國之澤
而不收榛楛械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
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
實生其間吞吐元精原脛巨霸上顛下趾肩髀成形
口味鼻膺目色耳聲一機既開萬化則行次有三子
爰氏惟彭孟瑤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眊
私其喜樂潛覷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捨攘無有唇齒
讒言其興無有刀楸積不相能人類用殄鬼恠為朋
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

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遠迩昆蟲喙息草木蘼靡華夏蚩蚩率我綱紀彼獨童狡囂昏頑鈍椎鄙機心曰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歟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盍即是而詰焉孟詵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揣摩偵倒神去鬼來佻翔無象拔轉九垓莫高匪山隳若阜隨莫浚匪淵規我沼池貪羸務嗇乘間抵巇巧窮毫髮救根芟他人富利視若己私叢

為怨府襲作禍媒墨泉注睛甜談流漿已苟可得靡有匕遺仲賢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我勞苦頽然变色恭爾齋怒俠中淺量楷贓鞣腑言捨暴發氣鞞交鼓霆砰電敷燁燬蝨午草搖風動淫毒齊弩恍浮囁喏噉啗啞請譏是非偵錯橫豎孰蛙眸眸孰螻攘服安恃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睦睦為庸世不我容胡寧可教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壯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瞑目語難犀渠鶴鄰蛇牙荼積嚼肌洩憤

鑿骨求癩力可抗。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故彈
一言相加六親無驩兵在其頸歟上衝冠精神燦發
魂魄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丹戰聲未泯敵膽已寒
志在我勝疇測吾端於是黃帝宵若有聞黯然不怡
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
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問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
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
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
禿何體不臞貴榮賤辱利害爭驅死喪病瘦悲嘆囚

擊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我過踰方其賦
形我有軀幹日怵美目清揚雄髯佞大肩背豐厚手
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輿嗟隣媿竊昧是
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瘡連蹇疴痿育贖步趨如
繫顏面弗覩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
倚賴飢羸危窘非惡困殆褐裘不克藜藿弗噉視臣
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
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
肖翹蠃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為

萬物之靈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
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獲名車駿乘鞍韉繮絡
芳醪美饌鼎鼐纂杓奇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饜鮮
隨身煜燻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
謹者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獲人
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燦勢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必達
惟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相矜閹臣者逆天
而自蠹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怨怨之不已而成僂臣
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志聘一己之欲徒大期俛

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奔跳而蘭轢者歟雖然彼究
而暴世之下愚雅法受戮殘辱狗猪當其生存恣意
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槁項飢餓體膚及其
沒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或修或短或黔
或哲或壽或歿或遭病患或遇禍譴各有天命弗勞
人力恒自困於昏睡反謂臣之讒賊而被衆人方欲
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為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
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榆無道侵故諸侯蚩尤
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

是都檣巢營窟風雨漂淫果蔬蚌蛤臭穢腥臊民人
告病我是用憂制被樂餌務為民速彼三子者叫囂
襍選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
變之母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
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灑淫地膚馨香
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穰穰民有爭心
變生穰糠爭之不已殊厥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
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穰然臣嘗
稔其言矣琚也多思宜於長顧而却慮負也多怒

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徑情而直行是誠
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
之毒斂其廢痿之機沈其腐腸之食齷其伐性之媒
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
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齋宮累月不親政事經
年不逞聲色悅兮愒兮而或與方寓謂朋等問道
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
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

為彭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濁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曾以雉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被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死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塿甓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鵲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鵲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

從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鴉鬣尾行問之則曰淮
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王家使我歸君
南人憫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
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
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及女子上堂
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問外同來者何人即引
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肉
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
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丁荐饑

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
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餐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
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
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羸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適死吾母
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
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
事親候顏色具甘脆鞠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今

生自棄其身饑寒中規奉其母母辛粗延數日命猶
母終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獲雜男女或強暴侵
陵或詆詆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
相遇皦皦不污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
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
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視彼妄夸姦佞反以
義俠特圍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
喻教萬畝計性樹悖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
敢出織芥語鉗制人視歲貧窶鵠餒給鹽米炭死或
給棺蒙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
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笑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
今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故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
恣贏於已母乃為過貪已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
山以葬鄉人有山最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

園田與山多寡將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
免蝼蟻山泉樹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窟
頤藏我乎復估山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強
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叟見蒙出必謹曰吾長者凡
在東阡西墜田茂然茂園莞然著池孳鉅魚山養嘉
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
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
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其乘時射利
血牙腊毒不致於黠壑屬厭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

身為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食彼方
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惘疑噤唱持鄉社輕重搖唇
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
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摧落田
園易主五木斬伐罔有遺蘖至使鄉里衆人追教其
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
吾每觀數十年來世襲^裏佔下田力損耗泉脉寢竭歲
無羨禾山恒蒿然池多罾蟻不得孳鯢鮪是豈天時
人事相為上不本其人一以貪殘剝磔之行自戾於

天不有天蓄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粃不充口裳褐不掩脰悲憤姦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成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豪也可以勸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豪家豪具水陸鱸菘時新蔬菹醢醬葱蒜烹滌調齊執酒漿獻醕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毋變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悖樸不妄人也故豪之行事實可傳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間史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攻蔡州奉香朝謁八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桀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改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將羸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頭目夷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遂以功換闔門宣贊舍人知秦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

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石守融州廣西
經畧司言左右江有警融攝其衝故調外軍定曰
本土自有峒丁款丁耳目便捷器械銳利若能團
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土惡
弱不熟谿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
塲亭上鳴鼓一呼萬甲蟻集經畧司聞而大驚遂劾
罷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
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布四體勢
須假吾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北兵十萬越閩

嶺而東別屯黃陂陽臺定亟言德安城壁單他合
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制劉炎遽引所部禦之陽
臺矢下如雨兵猝不得進似道命移德安治吳王
磯頭定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幕
府無先發之兵而德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
地投足遂車騎詣轉運使趙葵稟議曰夫南人貴
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師鄂漢兵單弱不
敵宜急圍捕魚湖船虛張旗幟部令不測使出沒
炫耀江北洲渚聞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不

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蔡怒曰長江天塹北兵豈易渡哉君郡守知不離德安一步言及鄂漢何脅也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荆閩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陽羅洲掠取漁船斷改鞦韆旦莫谷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萬一舉鞭徑渡東南關動吾豈能獨受誤國罪哉蔡怒愈厲曰漁舟如葉江濤渺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潁潢洲蔡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為說者曰予嘗到諸暨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刪為傳方史孟之歿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輦而趨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徒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實其地終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戡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割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功者已而襄樊破鄂漢有警磨此善關之兵又擣貴象奪辰沅抵長沙取潁潢北渡與鄂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

乞解而定復為之用且欲彷彿乎荆軻秦武陽之
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由郢之沙洋攻陽羅
洲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湖孫虎臣前
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
後軍殿亂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
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皇
失措舳艫簸蕩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輕銳橫擊
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
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

悉驗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蔡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
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其衆失期一日
故棄城出奔蔡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
北兵遂復有陰謀懼泄故殺定託之蔡也嗚呼
當滄海橫流之際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
哀憐也哉

周群傳

吳洲穎

周羣字仲直己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教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避以
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嵩有男子化為

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鷄尾荊州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

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

涿令稱曰諸毛統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
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
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
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
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
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秦定元年夏六月自慶
元桃華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
輒刈以鬻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
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
故有砲臺曾就臺蹠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
別作大筒曳鐵鑠江水夷船狎不得入前至浹口恠
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躡又前則爲蛟門峽

東浪激或又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霏
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蕩與
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
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
西來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靡解不可支
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
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
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嶼非舟不相往來田
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蠮蟻蛇母彈塗傑步腥延襲味

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
洋望岑客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
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
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嶼中裂大石壁紫黑
旁罅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樅擊晝夜
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流滲
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
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盞盃側
首睨之寬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

轉得盤陀石山麤怪益高壘石如埤東望宵宵想像
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筴海
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翕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
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滅南望枕
花馬秦諸山散空刻露竝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壁
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
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
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
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為鄰中畔通明方如大

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
仙題墨滂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
芒手攫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
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
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朐山岱山
石蘭山魚塩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
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硯會稽之
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
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

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
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
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
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
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
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
回姑疏山海竒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
文卧遊不是過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
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
筭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
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
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
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
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
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

甯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
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西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
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日二禺山或云黃
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持穀穗
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僊
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王簡王
硯象鞭精緻鄭綢出鎮時林霽守高州獻銅鼓面濶
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
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
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
珊瑚

中宿峽一日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魯
釣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
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

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階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遽涌
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
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葑溪
碓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
令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
漢拜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
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
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
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崩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
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
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瑤玉柙金節後
瑜携劍經贛上飛土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
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

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
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蜜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
司爰藏殿內有屈眊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嘗種
川妻嘗行炙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煒遇姑得越井岡艾
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
討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
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沉香一斤

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群晉陸
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蔭卒
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
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
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鱉竹又有龍戶一
曰蜃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

蚤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得金繹牛從繹出見人復沒斷其繹得一尺義熙中周霸南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井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瀦水給城南漢劉氏闢井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啟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堞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堞處山下溪有神島唐劉道錫刺州遣人係島耳出島耳斷鼻沒執鄉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源聘譙國夫人沈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紹洗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簇寶藏刺史常明日南州鎮山也

弗許

。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蕪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未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寶莊巖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佑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敕記有古井九統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

錫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甌山蕪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鉄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侶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瑄造廷瑄劉

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
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
歛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口鋹疑廷
珣必叛殺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
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嵌竒突兀類太湖巖壁
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蘓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

文理類巴焦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
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

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蘓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
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畧使
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
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昱南遷泊仙女灣巫
相陳宜中欲奉昱葬占城颺作昱殂葬香山宜中遁
殿帥蘓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艚幾
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
嘗置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澁道斷
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
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碇州山有三十六嶼
山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
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徒來種藷芋射麋鹿時載所
有至城易醢米去

為說者曰東陽孛生自海上因為言南越事山川風
土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
尉佗之自王劉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起數代
至於天下畫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
故哉當今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
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柯而下則
又將歷灘江湟水湟水龍石之崑嶼黃茅青草炎瘴
藪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顧
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
然而晴天勝景山竈開而海氣伏瓊禽嚶鳴異草叢

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
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鷄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
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
山巖壓服海外大蛮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
產之富光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
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
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故其稱職是又豈得以
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
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岷勿以其

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為廣
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幅
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
為五府廣府寔大山深洞惡民頑俗獷草徭風動常
必德懷而威攝之然後自己間者一時山峒嶺嶺無
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修
城柵繕壕塹晝夜鈺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
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
是雖一指疥癩之微而徧身猶或為之不寧者蓋久

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
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
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曰及其風土政事
之槩者著于永簡苟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宋少文
之卧游云尔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吳淵穎先生文集

伊耆氏樂歌辭

古碣石辭

詰王霸辭



楸辭

續琴操

古琴操九引

葛天氏牛尾八闋

安箴

蹠箴

教箴

情箴

鹽官箴

庸田箴

韶石銘

春秋臺銘

磻溪銘

談鈿石銘

觀生堂銘

觀周樂頌

射蛟頌

蚩尤讚

盜跖讚

百里奚讚

接輿讚

義烏棲君墓碣銘

田居士哀頌辭

白雲先生

哀頌辭 嚴陵馬君誄辭 喬生哀辭 張生哀
辭 趙生哀辭 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
史生哀辭 趙生哀辭

淵穎先生碑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
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
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
為庶人廢物陽舒而陰歛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
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
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
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祀神農司嗇祀

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為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函籥者鄭玄又析函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畷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箒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為蜡終者為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郊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至

十月周正為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土鼓箒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於穆泰鴻俶降嘉穀神莫帝魄肖靈之鞠經營標野

改薦腥熟休紜恤茲億載蒙福

先嗇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呱克用封殖協風鳴條
壚土瘠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司嗇二

倬彼田畷人遭阻艱茅蒲襟襖鉞鐻以完率育稚莖
告成萬寶越賄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暇郵翳桑之饁童莠何秋逝惟風后
井畫九丘盍不古處允茲民述

郵表暇四

大哉者川疏馮中野稻人瀦波苗暎以雨膏潤畢逮
畚鍤具舉豐年穰穰永得我所

坊五

先王授民兆濬茲洫宿芟勇與胼胝是力從橫川
經緯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虔共粢盛有丞斯活田稗乃榮晝穴何竊
積牙弗穉莫贖匪武用迪厥成

猶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怀戶咸閑祛除妖蠶
勸戒蠱蠶暑生寒死不瑕有害

昆蟲八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遼漳河實出平此予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宮廷廓赫峙彼中居士女和會溢鄠塞鄆江檣白粲淮耜黃淤聿官有漕竟海其艦梯哉碣石枕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為委輸上蟠乾奧下結坤區割流彛養披秀醫階日月播盪星辰盤盪恠神罔象鼉鯨龍魚颿扶纜守

翼奮鱗驅悉輦國用未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
或砥斯鑿或絕或踰蘭絲紈帛金寶象珠搜毫竭
縷滿相壓車矧茲米粟誠係截儲得一圭撒懸萬
命軀漢幸轉輓唐元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
圖籍實以德符普天率土瞻戴罔渝偉哉碣石厥狀
屹如若柱植斯若甬斯塗漠漲如席濁漳以趨削嶮勒
辭永代是模

詰玉齋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
遂也於是假爾泰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
玉齋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
詰玉齋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度捐我以吉繇兮
曰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祇
自奮而復蹶兮豈玉齋之獨吾欺惟玉齋之神聖兮
諒天道之秉為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

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教嬉遽清江之授節兮竟
豫且之見羈將竊繹其果獵兮爰耽高乎卜師矧梁
米及夫稊黃兮幸鑛煖而無遺真古今之至寶兮寔
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巫咸其孰能詰斯
嗟童髻之戎恪兮展素書以延齡歷壯志之未及少
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騰
蕭此崑谷之險幽兮閱蓬蒿以畸旅况卑汚而蹇淺
兮久屈蟠於泥工迺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
宮羽言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靜作之在

人兮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
以相成尚和寒與暑而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
務植兮迨負擔則資羸每號而銜鬻兮競馳騫以
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踳躅而不行顧秦肥而楚
瘠兮恍肝膽之相櫻窮心思其恣橫兮罄利欲之槍
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之異
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焉生宜洪纖動植之
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
薑菝乎厥齏苟厥齏之伊蒞兮僅枯骨之我鏗胡又

章之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汝精信乎不內而
務外兮故卒與俗而成謚為泯自玉霸之有言兮庸
一泯於至默雖吹菴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
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圻楚霸投話而終不汝畀
兮閔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尚存兮幸五官之識
職諒用舍之無與於已兮庶藏修之是力柰自治之
不勇兮敢罔稼而欲穡毋謂龜策之不能以知事兮
極神霸之不可測

竄宜楸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
予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直楸蓋竄之乎予每恠夫
病之亟矣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
夢見之紛拏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
宜有也作竄宜楸辭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
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
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為一指兮謂八極其蘧廬
昔宰予之在聖門兮魯譏斥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

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楸之每為我崇兮竟淫
荒昏其迹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非夫惟
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凜形骸之歛肅兮居
魂魄之迷潰踈志予而汝擊兮充氣楮以為衛抗槁
梧之不復暝兮魔狂藥而弗濟拔妄華之根撥兮斂邪
壘之譏誠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豎纏綿而何瘳歟天
地之一清兮非聖賢之吾對湛藹局之寂然兮蘊妙贖
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信茲魔之釁
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痼兮

柰平居之鮮懽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
且為之見桔兮徒夜寢之能畔冒界我以宵嘆兮思
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俗變之相干
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完文儒或弛
其名譽兮劍士竄喪其怒瞋尚喧飀拏攫之盡去兮
寧呻吟吟嚙而增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絲絲而道
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
兮特感變之所起宜正靈之有占兮實稷禘之相倚
緬古莽之睡朦兮復昇落之跳醜豈幻化之徃來兮

孰夢覺之非是歟吹簫乎死灰兮恍恍滄於止水雖
形接而謂夫皮膚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
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震之
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庾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
昔樂之相乘兮罔動靜之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
卒勦勞而弗已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
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楸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兮
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獲蔽兮愈泮真而優
游要虛情之盡黜兮俾菑孽之日瘳惟真人之無夢
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
乎黃帝與孔丘眇睛忍先而咲傲兮發蠹簡以教謳
顛宜楸之一竄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聞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江上謂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操目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著為續琴操曰哀江南

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
既彼翼軫客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
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
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七命無所
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眎王室誰非國人
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心寒律兕膽裂
黃河萬里冰雪峨峨爾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
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
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為樵悴
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蘓荒草
起棘我馬裴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
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
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

何獨不衰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翺作
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
此辭者謂非翺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
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
盡日不醉權臣弄國江生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
蓋必有以壅塞者存目盡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
慄危懼之而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
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

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戒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謀者
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
擒身困縲幕雖板刀斫按不得悔嘻宋季然矣夫人
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邠忌必為雍門
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互若
破國亡邑至閭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為固無樂已及
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犇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
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
流落江南每歌教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况天地

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
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
者翺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
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
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
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廢幾或得其心術之
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
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
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
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駟虞鵲巢白駒本詩也漢魏
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倚蘭龜山越

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鵠殘形水仙襄陵古辭
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及唐
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
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
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憂抑鬱之懷君子猶
得以少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
閻下俚折揚黃華聽之則嗑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
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詹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
號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兮袒楊暴虎
君王耽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嘆
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其酒兮厲生淫獸兮
禍來君王耽樂兮樂滂沛妾處深宮兮焉知外嗟鹿
與女兮自古戚之君王巫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喑喑雨雪兮漣漣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
邦為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鴈哀鳴兮麋鹿

騰驚兵車鞞鞞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
謀去我生而存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
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之鬼兮曷繼予福我泛
兮柏舟蕩蕩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何遭此鞠訕
兮柰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
少國懼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
出兮老將逮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

汝何憂為我執我葵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
或禦藩拔葵踐兮飢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為虜
悠悠蒼天兮天道惡盈知我謂兮我秉心獨貞陽和
幾時兮霰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爰秀蘄兮未忝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恒
然兮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逑紅顏摧頹兮
欲飛復止縞衣入帟兮既悲且毀禮有未答兮不敢
殉死先王之懷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

宮庭嚴邃兮迺閱於斯度秉節素兮謀不絕創巨
痛仍兮隕命為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正命天早稟
兮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兮歸
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
水濶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傲予玄雲兮沒
凝急雨兮滂沱冰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棗棗業業
兮天何我賦軒軫駘馮兮道不可以尺危顛疾履兮

物無不靡側身慎行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
川坻雷公上天兮挾輶以馳昔何嚙噓兮今何怒為
巫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樗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魯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
兮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
無日星夜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悲追我
兵橫屍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徇以徯兮莫履我蕨沂
澤泓滂兮道路超智我唏斯添子我軀斯厲所處何

危兮命幾一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
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呼
終天

箜篌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檣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
檝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
參差戕風奔騰兮霧雨泐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
爾死於渡兮 為我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
惡服兮志不可回埋魂隕骨兮委命黃泥碣石嶺巖
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
與之平和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阿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決溝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
兮黑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顛行天寒而燠兮厥
有瓜瓠士賤以拘子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
愚謂偽可偽兮偽則何辜長纓兮縲胡慎目兮語難
堯舜遠而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雉
有山兮曄曄紫芝嗟彼美人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

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菑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五引楚龍五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華兮滿塔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行懷
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瀟霍有岳兮江
漢斯破徘徊不進兮危彼路歧僕夫告病兮飢馬嚙糞
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稀兮墟墓則邇魂神
惆恍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敵及妻子天陰歲莫
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食我拊我膺兮摧
我肺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增歎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乂樂是用作
始教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
至音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閑覽者惜古樂之
日闕不顯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菲顛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淪俗無上下
親孰父子爾駮爾殄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
天地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

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
我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
爾食爾火辨蛤果菘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
尚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菱庶草彙生孰闡我區
孰豐尔茁標山林川樸皮秣實火無燼炙水無浩洋
狡蟲斯伏鷲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蕪嗟吾何
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思我瘠捐揉木耒之
剡鐵耜之天雨澮之特風耜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
弗尔穢莠亦弗蓄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為熟為
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

麻麥舂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卧則吐吐食則吁
吁飢則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
在茲柰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泰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土昭天光
鳥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
無幽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匡岐蠕畢從匪帝之功
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霸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
龍孰度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甲曆既正機矩迭乘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
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華鴻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
維聖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昇熙熙乎和皞皞乎大
道有自然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甃欽慈念哉
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雉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

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雉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耀彼此相襲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英咸韶濩遠而中拂鞀鐸之所自出

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
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
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
備訛謬失節至使蜀一點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鑄
金鏤石崇牙列簾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
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
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
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僻驕慢輕剽
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獲擾舉聲號器杯

盤狼籍頓足蹴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賓客燕飯
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
重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
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
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與
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繫
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
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
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妄箴

我想我心園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妄
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俛而氣盈忽以質籜衝為機張湧
作鼓鞞貧將急富梁肉怖糲賤故速貴姬姜管蒯窮思何
益巧笑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楸日出光螢燭猶沫塞耳
有聲暴若雷磕一真尚迷衆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正敗我
曰不然職用自劾勗言敬茲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返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熇不燥則箴

積為醜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黔谷狐狸器呼鱗鱗
跳曲匪颺薄天匪浪汎陸何能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極爾迷復
內省邪幾童牛之牯外悖正行羸豕弗躅繫沈與冥不自表襮雖躁
勿躁敢不欵束昭然陽明室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教箴

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為往惟昔孔孟豈不或然教其所可乃人之
愆既辭以疾又鼓子瑟留亦不止几隱予几衰今之人欲以教詆欺窮陋矜說
華好狂歟黷歟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母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
在頗輔母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子乎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為是遲

惰箴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冒敢荒寧莫健匪天
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羸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
疢疾憂患惕為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做戒
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
糞墻朽木嘗責宰我聖人尚去夫豈我念慮之萌惰
或弭之事為之著惰或弛之我告子惰惰乃不改習
與性成後慎毋悔

鹽官箴

廓惟東南瀛海之府乾靈輸波坤輿孕鹵燉之炎上
瀉以潤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
物因天產利許民共豈伊虎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
醜佐王食時惟管生乃始椎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
秦益其侈漢承其醜將衆是濟豈吾之躬舟車交載
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稽饗人家具竈媪
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卓哉漢昭亦或罷椎云何可徵
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斂刃刃鋸則傷弓滿則窮
貧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歛怨怨何能克吁今之人

汔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母慝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祇命農父
飭是滔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
仁施曠乾利化磽堠在山者激過潁斯博寧順其行
勿私汝鑿胡水之涿微禹其魚胡水之汚陸海以腹
曰璋曰涇克醜汝渠曰史曰白史不絕書胡可戒裂
胡可鹵莽田畷之功水庸與享厥有墻屋汝謂撤之
厥有田畷汝謂割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遂

務在蕪裝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捐
自利利民豈止川壩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
其何能穀世無召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述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嶢者石
岌彼海隅我奏我韶耆定爾區或擗或拊或戛或擊
從之則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
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
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二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羸式
訛人心孰淫非鄭卒贖古音岭岭斯深滔滔斯廣魚
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嶢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
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嬴之雲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
羸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
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
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
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微言如綫
橫議益鄠鈞鈇杵亂不撲益烜出王入霸儒墨相駁
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訾譏收合遺燼
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
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羸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汝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匪如鉅野所瀦於昭魯僕
言出于狩曾不登厥聖聖應在藪彼芻者子乃獲斯
醜繫聖是惻愚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
壞兵戈日接齊強而據晉悍而讐頑夷相陵弱邑就
壓惟理與欲夫既析之惟亂與賊不其戚而其褒伊
何畀以締績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瞽左生史編是
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沸騰夸予譽

看執鼓以興屹與者臺繫聖是處豈圓蹄內角復出
榛莽徘徊顧瞻逝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鄒魯

礪溪銘

有瀏斯溪惟石之礪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
曰徂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懽
爰底于收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
却開齊藩方韜汝光如龍之蜿我獵我人非畋之盤
既顯諸用如鷹斯穢發揚蹈厲亦摠其干惟古之道
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是奸我懷于今不古是觀

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礪斯石惟溪之湍我勸我銘
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

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閭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
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鏢惟鈇之斲山靈奉鐔白帟司錫神威剿剛
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邇遠畧汾泚乘軺郊郢弛杵
風斯輕剽志用驕虐賊然兕駭歛爾龍躍我思古人
吁不可作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
育物者率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惟其本則民不夭
札物無疵厲特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克其枝
則炎冷迭變燥濕殊施迺寄命乎蟲蟲之甲翅草
樹之根莖上追苗父儼貸季之神曠下逮桑扈秦越
人之智精每能洞見乎心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雜
致乎鍼砭湯藥之重輕我求我醫何異操兵視一身

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產則辛醎苦
滑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
活國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
地而浪戰不診脈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
龍席之妄爭是固未足以究夫觀生之易而盡彼衛
生之經猗歟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
在度蓄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
者悉踵於戶而無適其情矣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網隳壞
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楛窳二氣苛慝
禮樂不興繫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
曰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
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箎
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秦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泆泆
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濩曰夏
韶箎以終嗚呼四代一日脩舉參聲知政閱覽博古

或登或降踟躇偃倭夫何自鄙乃不及魯公卑松疆
寢棄厥緒或借以佞或雍或旅棄磬武兆鼓方叔之
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
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邾子學在四
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日趨淫
哇恒用鳩訥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為孔
怛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

蛟江中獲之猗歟壯哉蓋夫荆陽之域水土執溢淫
蠶地行風雨怒作掀艦蕩綽眩瞪懔愕莫之敢櫻上
乃御黃閭挾剛桂朱鞞闔體而騰擲白羽應弦以砰
礪霜批鱗頰霧縠鬢內淵髓披角剡耳於是海童
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恪虔耄老懽抃信帝王之英略
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巨駟擊呂梁雷轟楚士
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
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掩沙漠之貪鷙荆
篁竹之炎鬱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

沸劑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於鱗
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邇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沒
魚鱉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弓而挫鏑者臣乘臣相臣
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
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
橫兮破障險隘有蛟崛起兮中路洵絕驚駭齟齬
兮渤溆作壘上之頑怒兮發我獮厲起施猛毅兮鑿
角盡彼九嶽曉出兮矯立巖竦舳艫暮拔兮波濤疊

雪上神且武兮躋仰桓撥功負不世兮威振有截舟
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
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齧
草木菑翳奚靈不鑿既躒罔衛蚩尤者出始構禍端
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掀疆挾鞬鎔精瀉液舍我耜耨
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
豈伊樹兵爰使絕輿匪斲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
仁義無稱揣摩裨闔技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禡
九嬰乘城窳窳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曾不是戢
冒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蚩尤敢達祈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讚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
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奧是栖間巖是鑿
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循分均我
義後出吾仁惜汝刀戟機汝罟攫汝曰不然俾晝作
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
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
侈因之而攘愆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雀苻誰生禍
首卒化盜區跖斯可為善者惕於乎哀哉尚謹罔極

百里奚讚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聿既仕出干宋游
弗克離社移事周頹復棍我執我告我蹇我從于虞
蹇謂不可我適其驅郭門不啟稊道是輸孰云我智
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庸誅五殺
相業弘開霸圖超距國中行游童叟笑舞勿曰我耄
耄無杜時勿曰我賤賤者責基勾萌甲坼楫好之姿
干霄合抱貴有宜施嗟哉時命萬世一愧矧茲白徒
曾罔黃馘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繫我人斯老死誰惕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鬼行
神則內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屆
採時斯亟從政者殆矧麟未踐何鳳之翔冒遠我真
迄受世害繫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天執
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大羸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
道名姓蕪菁是食駟鎡枉聘聿和其光克爾性高颺
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扈魯曾弗服裳豈無汚濁譏我
踽涼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義烏樓君玉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玉汝既卒子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
識字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
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
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
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
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
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偽
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謚小學

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踈造理日窒馮私臆決偵倒
錯選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况天
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
王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
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
精緻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
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
樓氏諱有成字王汝世為發之義烏人曾祖昂祖琰
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

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
君無為路儒學錄君竟以不覲聞達卒家寔至順
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
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
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
輿曰玗曰璫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
致中致和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
者鄉梅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迨予觀
宋季以來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

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
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嘆而於邑者光亨每
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老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
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
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
嚴斯哉有濺斯瀦誰歟寔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仞
爾室廬爾嘗爾孫子孫靡不承

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
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
詩賦百家之言嚴南公嘗一再携予詣隱君質春秋
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
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
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
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
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辨用正曰三代正朔

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太史推日
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
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
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為五月
它如晉卜偃因童謡而驗晉人之戒號又極有以見
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
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
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
欲以羸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

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成而十
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
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
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辨日夜食
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
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
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
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
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

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
曆家之筭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
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
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
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
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
之古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
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而輕
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

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
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
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最其善持論
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
陳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
則致書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
篇之外後人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
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
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

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
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
絕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
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
之為挽歌者必以今辭五七言四韻為之何耶又如
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
五言今體為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二
韻為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耶唐
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

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
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箎絃播之羽旄
干戚與夫唱嘆於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
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為四言此為五言
此為七言此為古詩此為歌行此為琴操嗚呼陋矣
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季堅為
鞞舞辭故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
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備之何後世之言
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

梁諸人之所為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
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
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
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
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旬七章曰聯簾八章曰釀酒
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露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
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故以文士得名及老猶
親自刪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
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揚雄法言書

鄭子真孝仲元王克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
勳京師子雲自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
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柰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
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
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
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
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
之未息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哈佔

畢聖賢合席迨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閉漁釣爭隈生
而無爵沒而無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
之統所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
垓予嘗觀其著書成篋揮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
用猶恐一旦先拘馬填溝壑無以自見於世眼光
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
簡牘刻之琬球忽爾變滅抑亦不得不禁其聚為
燐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
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弼冶銅兮鑄島孰
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得塋則
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猜有者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
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
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
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
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
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
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
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
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寔遠蓋惟

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義理之
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
定无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
之闡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
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
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
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
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
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

肅公幹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
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僦屋
以居達人高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而曾不為之少
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子攜簞負笈執
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摭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
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憚無教
無嬉笑無訾訾昏瞶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
漸靡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
可謂得夫帥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

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居教授凡
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沒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
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頌一篇以洩予所以深痛夫
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
弗覺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倏為蟻蟻之起
戒習爾蠅蚋之攢嘍將一歸於斯盡卒無怪其龐昧
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兢兢厲道不遠人則
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髓之攸賴宜
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
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泝伊洛之宗派昭
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罔
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粹面而盡背學徒縻來賓客滿
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
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
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
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
不憇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為虛

閱書策兮塵塏會稽先賢失予砥柱襄陽耆舊奪
我著蔡宋屈毅之瓠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
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曠此蓋我許君之所
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遠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
時而欲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
帶惜哉遺烈閱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若畫死而
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柰之何哉其
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家凡歷六期
始克窆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
之不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羸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
奢也善兵愛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
援介戚里融振儒聲述馬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
燧握節旌信茲苗胤何代弗榮播尔宗譜百世一程故
汴之遷視杭作京請念尔祖榮科騰英敷歷州縣執

持憲刑鴻踰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
紳搢挺實棟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
有簪纓世祿日遠家種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
君自幼鍾厥豐偉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
有根柢老儒後先搜括章指孰玉非網孰聖弗髓發
揮義殊談論逢起恣觀百家涉獵衆技雋墨文檄德
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
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
謂道咫泓涵浸潤岷嶓岷岷居不自能蔚為秀士立

立辭橘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故
弗擬要路緬爾祖德敢惜我故熾爾學業肯墮我素
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懋犇騫被替此初
驚揮霍吞吐聚為風雨散若雲霧孰玉弗雕孰金弗
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惜哉教竒得此遲暮誰非退
鷓鴣擔不脫免我擔我登爰告我渡我吏其雋律我章
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孌菰城南里雪浪煙樹人皆雋
顯我獨雋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邊豈無文學尚寐無
寤千載一朝昇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尔身既具四

體孰儲尔神何言何默既味既馨何冠何履被服禮
禮孰羸尔學使尔有聞孰審尔仕忍不少延維其生
之大闕弗完豈如無生宵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
權紛綸變易渺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污者
寵藻麗弗宣顏駟蹇剝至老乃遷劉晝擯存厥有詆
言言念君子過彼二賢嗟嗟奄迫命不可攀盖予羈
紲曾奉顏色爰受君詩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年
德我心尔諧略我儀飾我来自東我病殊極君若我
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琴策一年一集歌咏忘
食云何邊離久不我即我邨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
潮我溝我洫鷺鳩槍地我覆我翼曾是茲秋嘉節是
通柰以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簑著履履故友
何有獨不違息剗然長嘯崑谷罔覿恹悽中人展轉
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窀穸我今
誅茲玄石弗泐嗚呼玆父是用哀惻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恒踽踽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蹌
動輒見笑以為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
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故以文墨自
奮拔予每推戶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當
得趣墟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邈括宮納羽驚飆入絃
聲在指外嘗為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
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蓋
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

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此死猶耿耿不亂自
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
緇黃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
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人之法在毋崇異必務於
正否則衰辭誕說之是徵亦何所不有以至羗胡不
憂其死惟恐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蓋舉世莫之悟
也而主獨有可稱者為予世之羈民也進將不能有所
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其自交友於是乎益
鮮遂為之辭以哀之是歲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觀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佻而室垢氣
作私乖執為疾焉智齧心矯戾戕項欺賢逆聖神見
鬼出足蛇肆威翼席增慄恒視力之可為至泯身而
弗恤生其已知之矣莽考以生慌為以死錯寔之與
居汗漫之為使馳睽睽以絕塵抗嚨亂而離滓通孺
窮巷黃耆殤子百年同歸天地曾不若一指也而予
又何激乎或者拊爾故藝驚爾奇音撫艦沈澹梯嶽
峯人跡罕到鳥獸哀吟豈成連伯牙之爾待私有感
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收魂委蛇以

何反是將樂大區之寥廓而興造化者游行柰之何
而獨俾予衷之悲慘

亡友張生哀辭

曩予童稚間予友張生始以贅來女氏重以親戚故
甚狎每歲時一會必出所著詩完有二妙四靈風致
倡予和且累數十不自止至於言談舉動尤缺然不
能與世俛仰而獨好從博者游袒跣馮陵幾欲起晉
宋時豪桀而與之交者乃曰韓文公世稱大儒張籍
且譏其挾博箠規人財公但答為善戲不詭文武弛
張之道李翱集載古檮蒲經一卷臯廬闕整尚可覆
也是將何代無賢哉至治初予自燕南還而生乃遭

女氏有鬱攸之孽焚其妻子蕩其室廬篋篋殆盡生
朝夕哭拾遺骨混一函葬之女氏本朱書玄碑識其
墓曰卒歲遇寒食沾杯酒盃飯不餒已自言生時具
子午卯酉衝也多成敗茲既敗乎我則天必更成我
乎未及十年而今竟以戚戚死豈古所謂秀而不實
者乎生諱鑫字季長於是年三十有六續娶卒無子
又行事不少概見徒念其身死無後以悲會既窆予
日以事不及哭有宿草為故為之辭使就其墓而讀
之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惟大塊兮稟我以精復黔雷兮造我以形藐予生兮
中處櫻世變兮弗遑日寧伊表表兮愈偉行者辟易
兮坐者竦跪眸子兮攝光蔭髮毛兮插牙齒何衣冠
兮弗帶又旨朱兮弗嘗既藜羹兮不我足葛屨之繚
戾兮吾以履霜豈予窮兮可達恍昔壯兮今老歲月
歟兮如奔山丘零落兮不自保嗟妻孥兮託聚指偵
貝兮浮漚雖茲身兮亦贅矧外物兮將為求諒眇眇
兮跳丸智陰陰兮倚杵大海波兮塵飛三山踏兮六
鼈起舞何人窺兮無覺曰氣化兮則然道能存兮常

默名可朽兮不以年朝顏殆兮桃其華暮融殘兮烏
鳶之食古今兮同流天地兮罔極嗚呼悲哉兮白雲
坳沐木沉沉兮野獲嗷嗷逝夫人兮不可見奈逝者
之如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策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
妙推箕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竒其容貌壯言
語秀拔且喟曰某生以布衣敷歷州縣某生以刀筆
起佐臺憲某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
事竟成吾北行決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
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閱偉瑰傑自異於
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
卿田仁漢名士嚮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

高及來長安求為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絳衣玉具
劍或為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軍家富
兕賈豎妄庸僥倖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朽然
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者必益伸暫晦者
必終顯且世之藉飢羸苦窮危無所控告古何嘗無
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
告宗黨足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本
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
書夕則召見一息肩弛櫜間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

夫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
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菜
鏡之氣窮窶之色日闕於眉中猶澹然不為之動終
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為
狂為妄天又若是憖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
父某洪州司法叅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
乃以喪歸三子孺然也有足使子悲哀慘怛於心者
又從而為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

力又不得進於時柰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贖操頡篇
以異翫斯奇材與劍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
衆人之異嗜萃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
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
帝鄉也或者窮欄下埋槁項黃馘生未嘗睹城郭死
不殊於土礫上猿猱弓下蛙黽僅耕鑿之是力烏能
窺出日乎春華之頽固已快雨零於窓隙矣不然使
彼生者孤妻孳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為何如
也耶

李仲舉岑高周象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尚周蓋延祐間予
同薦于鄉至杭見尚周舟中年二十餘美風儀善言
論潔士也及來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後尚周
貌如虺言若不出諸口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
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開諸戶使不得出泣目
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
以風霜冰雪錮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親戚
力勉使去猶屢遣介致佳米善藥不絕于道仲舉歸

將之官餘姚竟以丁母艱毀死岑自設科以來兄弟
數人鄧黃彥實授之以學彥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
邃嘗夜夢坐岑廳上黻毼四設尚周年最少前拜跪
乃脫身所被綠衣之覺而尚周至拜跪如夢彥實驚
問尚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遂浩然不
樂因撰悲誦一篇縱酒自恣卒不起尚周既任官黃
巖大姓李肩輿甬道入尚周誰之曰是家隸益亭恒
執梓州縣短長後頗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賕鬻獄等
罪冊書之李憾復以鹽法陰中尚周家會尚周出巡

鄉部遽以食遇毒死嗚呼自始至終未及十年哭吾
友二人蓋幼而學壯或不及行或既行又且死不及
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者能有所卓立乃沒沒焉
若是枯筆硯費燈燭劬簡編欲少覲榮寵於當世為
何如也夫誅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
自己於辭也卦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人
不關於天孩提之聲雖胡越之不間壽夭之教柰彭
殤有不得而齊為昔也昭佩清潔鋪張華綉將似窮

而實達車致汝於顯觀今也收斂精彩沉埋槁壤抑
似通而實塞終睠我之素獎嗚呼使多汝之材淑汝
之貌膺銀艾而大耀仰黃鯢而難老吾何敢為此二
人者感不然使汝貌不揚汝材不良毋馳心於魏關
僅屏跡於東岡吾恐太冥之間亦不得而汝嗇也秦
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往還者乎赤城之
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為生死者矣尚何言哉
嗚呼

餘杭史生策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
自童齒時性敏而氣溫遇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
為文則又中克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
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弘肇父子間三
世有汗馬之勞用異姓疏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
為王公者教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瀕洞之餘
故生自為撐植閉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
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衆侃侃有得則相告有

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子索
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嗜道義與之友則
庶幾乎古之絕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
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滋而息之矣遽反而散焉
故雖僅見其勾萌甲拆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言之
未已而悲輒隨之者也予因子清之所友又得其所
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兮堪輿靜者誰喻兮動則或噓神媧立極兮老鼇
斷趺黃土肖靈兮壤盡蟲與俱清濁雜揉兮孰賢
熟愚出生入死兮孰幹其樞嗟史主兮美且都三十
未有兮二十餘汝目光炯兮汝頷欲鬚汝衣汝冠兮
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兮今則無汝守伊何兮家有其
書王綱之正兮聖髓則腹濡嚙渾灑兮發揚芬敷中
則已殖兮外不我誣苗而不秀兮汝非童烏天門開
兮雲龍躍躍朝陽之煬兮鳳翔于梧文則記笏兮武
或託爰學當其用兮不汝少須用遠其學兮謂鼎柱
車前歌後哭兮淪胥以鋪世之人兮我其睽孤黎丘
所呼兮我亦志吾狂泉既軟兮徧走而驅彼蔑不稷

兮匪歌曷茲。毗是兮。菟瑣相扶。擿珠毀璧兮。孰
我瑕瑜。嗟史生兮。激不泐世之悅兮。我則吁。雖曼爾
脅兮。不易我矐。一朝之短兮。古人與徒。超然以往兮。
溟滓之初。堯桀是非兮。孰毀孰譽。天荒地裂兮。莽為
丘墟。烏鳶螻螻兮。孰得而踰。北風吹人兮。積霰幕塗。
誰。戶者兮。我索其居。汝友所悲兮。我聞其粗。我搗我
辭兮。冒莫其留。華蓋之山兮。列仙有儒。望之不見兮。從
以虎。驅嗚呼。惜哉兮。獨踟蹰。

亡友趙生哀辭

予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安陸郡王六世孫。予少子
有六歲。嘗死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
石。為人。不類其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
遠望。慨然將有四海之志。為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
弟良。傳病已革。遂為文以祭。屬曰。吾父老。吾弟病。若
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避我半祭。已體痒痒。故病既病。
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屬其父。斂我鶴氅。鑿衣
角。跣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尚未娶。比

皆其可哀者也為之辭曰

伊索居之佗僚兮出郭路乎何之飄風宵其折木兮
挾澗水以增悲自童卯之相得兮謂吾子之壞奇短
衣襜其掩鼻兮耿長劍之參差諒先民之是若兮曾
流俗之不汝知何舉世之無似兮復降年之若茲嗚呼
哀哉兮行道為之悽惻淚雨下以霑纓兮面死灰而失
色矧載形之如贅兮將反真以為息疑有日之來歸兮
邈窮天而可得紛後生之輩出兮務華藻而修飾啖沐
猴之文繡兮負小兒之岐嶷爭從俗以售名兮遂遠古

而非則何縱彼之不志兮反奪君之甚力信造物之
不仁兮汝父得以為仇天汝弟其亦已兮又使汝之
不瘼嗒夫人之有生兮惟賢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
整兮不愚魯之能侔炯天星之易曙兮肅野莽之將
秋殆自古之皆死兮等遺骸於山丘恐尔化之有恒
兮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花開兮見城南之草綠
知異物之終歸兮恨千觴之不足庸救汝於匍匐兮
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弔之曰未始有物何委蛇
兮爾生爾死逢百罹兮修短隨化天何私兮彭鏗殤

子世所疑兮羽衣鑿跣黠且癡兮決癰潰痲仙可期
兮賸言徃昔我心之哀兮臨文嗟悼孰喻汝懷兮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
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關陽出神入鬼縱橫變
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
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
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
遷于番屏再遷于睦三遷發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
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
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

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番累贈資
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
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父
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
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
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耒夫人頗知
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
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嵩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

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
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教私挾一編以歸晝
夜讀竟又復徃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
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
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字不遺幼敏
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
書畀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
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策一覽即悉其
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

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
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
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
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
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其名

上豫章熊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胡長孺主

去留士此三教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
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萊與焉於是東經魯
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

岡灌莽一理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
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
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
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
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
賦以見志遠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
洩鄰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萊生日歎咏其中暢然
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纂廢述重取春秋傳
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析表之譬猶法

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
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
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
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
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曰首先生名
上豫章熊朋來巴西鄧公文

吾郡胡公長孺主

去留士此三教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
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堯生與焉於是東經魯
曾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

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
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
川傅斯正賞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
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
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
賦以見志遠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
洩鄰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堯生日歌咏其中暢然
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纂廢述重取春秋傳
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析表之譬猶法

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
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析衷權衡意林通旨之
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
使與鄒衍稷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戶佼長盧同傳
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
傳古今樂府不同耶茂情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
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占之
賦學專尚音必使官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王而下
唯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

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
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
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
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蕪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
衰風挾沴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脛罷屣不可越戶限
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
忽夢作重汪躋積覺謂人曰汪躋殤者也予自嬰疾
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
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

鄭銘等未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樞密鄉之孟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自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

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剗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現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稿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徃徃倚人之論以為低昂而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

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也及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
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
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
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
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恭厥靈
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谷藻交橫黼黻斯皇
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
寂無聲也胡積之賸不顯其施迤于混茫朱鳥之區

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
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嶙峋長河淵
云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stamp, possibly reading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red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